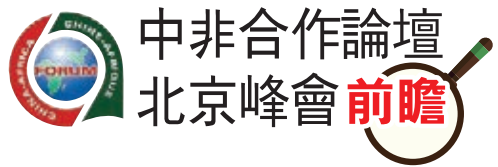


非洲生盼「帶路」創更多就業機會

點讚中國交通便利 望華投資改善非洲貧困



中非合作論壇 北京峰會 前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 北京報道）北京大學燕京學堂來自南非的2016級學子Luy-

olo Sijake(天祐)已經在北京度過了三年的美好時光，他的中文十分流利，偶爾帶點「兒化音」。他笑着說，「剛到北京時，第一印象就是大，然後是特別大，這是一個很多元的城市。我所在的學校(北大)也是如此，在那裡等於接觸了全世界。」

「天祐」在科薩語的意思是「上天保佑」，中文名字也取其同義。當他談及在燕京學堂度過的學習生涯，稱這些經歷不僅讓他更深入地認知中國，也讓他更好地了解非洲地緣文化，用更新穎的眼光看待世界。

借鑒需因地制宜

天祐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在北京的學習環境非常活躍。全世界、全中國的人好像都會來到北京，這裡能讓人學習新知識、拓展思維、交換思想，是最具潛力的地方。他說，「我也想跟來到此處的世界各地優秀青年一道，應用自己在中國學到的知識去創造自己的事業。」他認為，中國能提供給非洲的最重要的就是「經驗」，但必須因地制宜，「每個非洲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都有着歷史獨特性，因此必須摸着石頭過河。照搬或者模仿發展經驗都不可行。必須結合本國實際，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子。」

課業之餘，天祐也喜歡結交中國朋友，因為這些熱情的中國朋友能教給他「書本上沒寫的知識」。他說，中國人對自己很熱情，喜歡喊他「非洲兄弟」。

「這兒永遠是我家」

說起中國朋友，另一位來自加納

的燕京學堂學生Stephanie Oduro-Mensah(文小美)也深有感觸。她笑着說，「我在中國和加納都有很多中國朋友，其中大部分來自浙江。跟每個中國朋友聊天都能學習到新東西，因為他們都不一樣。」她在回國期間，常常幫助在加納投資設廠的中國企業做政府事務或擔任中國企業的顧問。小美跟很多中國女孩一樣，喜歡在微信朋友圈裡分享自己的點滴生活，有她與中國朋友開懷大笑的合影，或她穿着中國古代服裝、吃着中國餐、參加國際大會、訪問中國其他省市的照片。她在其中一張與中國朋友的合影下寫「這兒永遠是我家」。

在中國的兩年，讓她感受最深的還是交通的便利。她說，「高鐵、飛機、地鐵，簡直是太快捷了，有很多選擇，在北京堵車的時候還可以騎共享單車，去哪裡都很容易。」相比之下，她覺得很多非洲國家都有交通不發達的通病，同時也伴隨貧困、失業的問題。因此，她期待在即將開始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能聽到中國投資減少非洲貧困、改善當地生活的內容，比如在中非合作的主要領域——基礎設施建設部分加強力度。同時她也期待，「一帶一路」倡議能夠鼓勵更多產業去到非洲，為非洲青年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來自加納的文小美(右二)參加2017全球女性創業大會。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2017全球女性創業大會

吉林博物館藏過萬非洲藝術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位於吉林省長春市的松山韓蓉非洲藝術博物館，建成於2011年9月，收藏了來自坦桑尼亞、贊比亞等非洲東南部國家的12,000件精美藏品。走進博物館，一面掛滿了百幅畫作的藝術牆映入眼簾，色彩鮮艷，風格獨特。再往裡探，「藝術非洲」「魅力非洲」「黑色非洲」三大展廳展出着形形色色的非洲木雕和繪畫。

這些藏品均由李松山、韓蓉夫婦捐贈。博物館館長李佳桐說：「李松山和韓蓉是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對非洲工作者，旅居非洲幾十年。從1990年開始，他們和眾多的非洲藝術家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並研究和收藏非洲藝術品。」後來，他們收購了一家木材加工廠，成立了藝術創作基地，為非洲藝術家們免費提供物料、場地和食宿。他們始終致力於將非洲藝術品介紹到中國，讓非洲的藝術與中國的藝術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如今，他們的夙願已經初見成效。「很多喜歡藝術的孩子周末就在這裡畫畫，許多中小學校也都組織學生來參觀，非常受歡迎。」博物館的館長李佳桐說。來自吉林動畫學院的王浩經常拿着畫板來這裡畫畫，有時候對着木雕臨摹，有時候對着畫作進行創作。王浩說，「我很喜歡這些非洲的藝術品，它們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和強烈的表現力。我深受啓發和熏陶，對色彩和形象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洋生學蘭州拉麵 冀赴他國開店

特稿

一塊光滑的麵糰，在金佑琪的手下幾抻幾拉，像變魔術一樣，不到十秒鐘，就成了細如髮絲的麵條。撈出在鍋中飄起的麵條，配上新鮮的牛肉湯，撒上香菜和蒜苗末，她端來一碗冒着熱氣的蘭州牛肉拉麵，請老師品嚐評價。

在甘肅興隆蘭州牛肉拉麵職業培訓學校裡，來自尼日利亞的蘭州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金佑琪正跟老師學習拉麵。借助暑期，她有大量時間不斷重複抻拉動作，以求快速地将麵拉得更均勻。

說着流利的漢語，金佑琪向記者娓娓道來自己學習拉麵的緣由。

蘭州牛肉拉麵是中國傳統美食，深受世界各地食客喜愛，金佑琪也不例外。她認為，學習中國飲食文化能夠使她系統掌握中國文化精髓。

今年5月，金佑琪被一則「蘭州牛肉拉麵女子形象大使培訓班開班」的新聞吸引。「拉麵的過程太像『變魔術』了，真有意思。」

原本就愛吃牛肉拉麵的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通過新聞上提供的信息和老師的幫助，金佑琪很快聯繫上了甘肅興隆蘭州牛肉拉麵職業培訓學校的工作人員，表達了學習拉麵的強烈願望。

令她欣喜的是，學校校長梁順儉得知後不僅讓她免費學習三個月，還承諾為她發放獎學金，鼓勵她學成後將中國美食推廣到海外。

金佑琪僅用一個月就掌握了拉麵的基本手法。梁順儉誇讚她不但漢語說得好，而且「勤快、學習勁頭十足」。

只要有時間，她都會乘坐巴士趕到距離蘭州大學近十公里的職業培訓學校學習拉麵。

和漢語的結緣對金佑琪來說很幸福，

「中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也帶動着國際文化交流和合作不斷加強。漢語越來越受到關注」。

看好中國發展 盼從中「掘金」

從尼日利亞一所知名高校語言學專業畢業後，金佑琪又在該校自費接受了一年漢語培訓。當時，如果她願意，可以在當地做中文翻譯，拿到可觀的薪水，但她「不喜歡一輩子打工」。2016年，她成功申請到了中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來到蘭州大學開啟留學生活。

「我學漢語是為了讓自己通過懂中文的優勢找到其他領域更好的就業機會，同時傳播中國文化。」金佑琪對中國的發展信心滿滿，希望從中「掘金」。

金佑琪夢想明年畢業後去巴基斯坦或其他國家開蘭州牛肉拉麵館。「尼日利亞人不會用筷子，不太喜歡吃麵。而我身邊有很多巴基斯坦同學，他們會用筷子，還特別喜歡吃麵，非常支持我把拉麵帶到巴基斯坦。當然，也不一定去巴基斯坦，如果有更合適的國家，我也會去嘗試。」

金佑琪對開麵館充滿期待，儘管她清楚在一個陌生國家自主創業要面臨很多風險，但她願意「冒險」，而且她也不覺得自己「大材小用」。

金佑琪說：「我開麵館不是為了在廚房當一輩子拉麵師傅，但這段經歷可以給我提供學習飲食文化的機會，也讓我弄清楚了以後的路該怎麼走。」

「洋學生」學拉麵，這在地處中國西部的甘肅省並不少見。匈牙利青年蓋爾蓋伊·利普陶伊也在這所學校學習拉麵，他目前在英國倫敦一家中國人經營的餐館裡做大廚。他的目的很直接，「漲工資」。

梁順儉提供了一組數據，截至今年，他所在的學校已經培養了3萬多名學生，遍及40個國家和地區。

「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提升了蘭州牛肉拉麵的名氣，使蘭州牛肉拉麵在海外受到歡迎。梁順儉介紹，這幾年，吉爾吉斯斯坦、美國和澳洲等國家的學員慕名前來學習拉麵，學成後已經成功使牛肉拉麵在異國他鄉「生根發芽」。

■新華社



■來自尼日利亞的金佑琪正在製作拉麵。

網上圖片



非洲義工

在廣東工業大學學習漢語的非洲青年阿里提經常參與義工活動，如傳統節日送愛心、教授社區老年人英語口語等。他說，非洲青年渴望深入了解中國，參加義工活動能讓他們更直觀地感受中國的風土人情。

圖/文：新華社

西非醫生扎根中國山區 20年教出5000村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比起尖端人才，我覺得非洲更需要的是鄉村醫生。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療體系都不應該忘記基層。」來自馬里共和國的迪亞拉在赴京參加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前對記者說。這位西非醫生是第一個在中國取得中醫博士學位的外國人，他自願扎根中國西南山區，用中醫專長救治貧困農民，還在20年裡培養了超過5,000名村醫。

1994年，迪亞拉在四川成都中醫藥大學取得中醫博士學位。三年後，他在朋友介紹下加入了無國界醫生組織，一個雲南項目讓他第一次走進中國偏遠的鄉村。後來，他陸續參與了鄉村醫務人員培訓、愛滋病、結核病防治、社區發展等項目，足跡遍佈中國。

有教無類 生源來自多省份

20年來他培養的村醫超過5,000人，涉及四川、雲南、江蘇、黑龍江、湖南、青海等地。他培養的學生中，有接受過正規醫學教育的中專畢業生，也有連小學都沒畢業，字不會寫，只會說方言的人。迪亞拉

的學生除了由各地衛生部門和醫院召集，還有一些是他自己招募而來。他曾驅車到雲南的一個工地，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一個初中輟學的女孩。這個女孩是村裡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是那裡最適合做村醫的人選。「做現在這個工作也不是不好，但說實話這只是解決了你一個人的問題。你也知道，村子有很多問題，真的需要一個女醫生。」迪亞拉的這番話最終打動了女孩。

「我要用最短的時間讓不同層次的學生聽懂。」迪亞拉說。雖然精通古文、寫得一手工整漢字，迪亞拉卻很少用板書。他用簡筆畫、剪紙和實物講述深奧的中醫理論，並以討論、觀摩、操作等培訓方式取代乏味的說教。

悉心授課 高海拔區險送命

最近一次鄉村醫生培訓差點要了迪亞拉的命。8月初，在青海玉樹的一個村莊，高強度的工作、3,700米以上的海拔讓54歲的迪亞拉患上嚴重肺水腫。他把手心、腳心搓熱，在授課的時候靠吸氧氣罐，撐着把



■迪亞拉(右一)在教授鄉村醫生「拔火罐」的要領。

新華社

課講完。但一回到賓館，他卻連呼救的力氣都沒有，用盡僅存的體力把椅子拋出去，「砰」的一聲才把隔壁的助手引來。一個當地村民開着越野車，連翻兩座山，總算把幾乎昏迷的迪亞拉送到了縣城醫院。

不止一次有人問起，為什麼留在中國，不回非洲？那裡也有很多人需要他。「地球就是一個村子，你可以把我當成一個『村醫』。每個人在自己的領域把事情做好，這個村子裡的每一個人就都沒有大問題了。中國也好，馬里也好，國籍對我來說沒什麼區別。」迪亞拉說。